

SHI JIE KE X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上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李丽琼 邵芳 编译)

# 死者代言人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 死者代言人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李丽琼 主编

(上)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上 篇





## 第一章 皮波

即使是邻村的居民，我们都不能完全做到将他们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假定我们会将另外一种进化路线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有能力制造工具的社会化生物视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野兽？视为向智慧圣坛前进道路上的同行者，而不是竞争对手？

但这种不可能出现的局面正是我希望看到和渴望看到的。将对方视为异族还是异种，决定权不在被判断的一方，而是取决于判断的一方。当我们宣布不同于人类的另一种智慧生命形式是异族时，其含意并不是说对方达到并跨越了某个道德上的门槛——跨过这道门槛的是我们自己。

——德摩斯梯尼《论异族》

在“坡奇尼奥”中，鲁特是最让人头疼，但又是对研究者最有帮助的一个。每次皮波去他们的林中空地时他总在那儿，尽量回答皮波受法律限制不方便直接提出的问题。皮波依赖他，可能太依赖了。鲁特也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年轻人一样，常常胡闹和恶作剧。但他同时也善于观察，喜欢探索、刺探人类的秘密。皮波不得不时时小心提防，以免落进鲁特给他设下的陷阱。

不大工夫以前，鲁特还在折腾大树。只凭足踝和大腿内侧的角质垫夹住树干，双手各持一根他们称为爸爸棍的木棍，一面爬一面有节奏地振臂敲击树干。





## 死者代言人

听见响声后，曼达楚阿钻出木屋，用雄陛语言对鲁特吆喝了几声，又用葡萄牙语道：“Prabaixo, bicho!”附近的猪仔们对他的葡萄牙语大为赞赏，纷纷用力，两腿互搓起来，啾啾作响。喝彩声中，曼达楚阿兴奋地向空中一蹦。

这时树上的鲁特身体后仰，快掉下来时双手一扬，比画了个敬礼的姿势，身体一个后空翻，落到地上跳了几步，稳稳站住，没有摔倒。

“嗨，成了杂技演员啦。”皮波说。

鲁特朝他走来，夸张地摇晃着身体，大摇大摆。他这是在模仿人类。配上那个扁扁的上翘的拱嘴，模样可笑极了。真像猪。难怪别的星球上的人管他们叫“猪仔”。早在1986年时，第一批来这个星球的人在首次发回的报告中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到1925年卢西塔尼亚殖民地正式成立时，猪仔这个名字已经根深蒂固，再也改不掉了。数以百计的人类世界上的外星人类学家称他们“卢西塔尼亚原住民”，但皮波清楚得很，这只是一种专业姿态而已。除了写学术论文，外星人类学家平时照样叫他们猪仔。皮波自己通常用葡萄牙语，称他们“坡奇尼奥”，他们看来并不反对。他们自己则自称“小个子”。可话又说回来，不管称呼体不体面，事实摆在那儿：比如现在这种时候，鲁特看上去百分之百像一头直立的猪。

“杂技演员。”鲁特重复着这个新词，“是指我刚才的动作吗？对这种动作你们有个特别的词儿？是不是有人整天做这种动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皮波脸上挂着笑容，心里却暗暗叹了口气。法律严禁他向猪仔透露人类社会的情况，惟恐破坏猪仔自己的文化。可鲁特不放过任何机会，竭力揣测皮波的一言一行，推究其含意。这一次皮波只能责怪自己，一句评论，无意间又为对方打开一扇窥探人类生活的窗口。这种事时有发生，跟坡奇尼奥在一起时放松了警





惕，说话也不那么谨慎了。真危险啊，随时随地提防着，既要获取对方信息，又不能泄漏己方情报，这种游戏我可真不在行。利波，我那个嘴巴严实的儿子，这方面已经比我强了，而他当我的学徒还没多长时间呢。他满十三多久了？四个月。

“我要有你腿上那种皮垫就好了。”皮波说，“那么粗糙的树皮，换了我皮肤肯定会擦得血淋淋的。”

“我们都会十分难过的。”鲁特的身体忽然凝住不动了。皮波估计对方的姿势是表示有点担心，也许是某种身体语言，提醒其他坡尼奇奥小心提防。也有可能表示极度恐惧，可是皮波知道，自己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坡奇尼奥显示出极度恐惧的模样。不管那个姿势表示什么含意，皮波立即开口安抚他，“别担心，我岁数太大，身体不如你们硬朗，软乎乎的，不可能像你们那样爬树。这种事还是你们年轻人在行。”

他的话起作用了，鲁特的身体马上恢复了活动。“我喜欢爬到树上去，什么东西都看得见。”鲁特在皮波面前蹲下来，把脸凑近他，“你能带一只大动物来吗？就是那种能在草丛上面跑，连地面都碰不到的动物？我跟他们说见过这种动物，可大家都不相信我。”

又一个陷阱。怎么着，皮波，你这个外星人类学家，你想羞辱这个你正在研究的种群中的一分子，让他大丢面子吗？你愿意谨遵星际议会制定的这方面的严格法律吗？类似情况没什么先例可循。人类此前只遭遇过一种外星智慧生命，虫族。那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了。那一次遭遇以虫族全族死亡而告终。而这一次，星际议会已经拿定主意，确保不出差错。即使有什么差池，也是和虫族交往截然不同的另一极端的差错。透露最少信息，保持最少接触。

鲁特明白了皮波的犹豫和他谨慎的沉默。

“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们，从不。”鲁特说，“你观察我们，





## 死者代言人

研究我们。可你从不让我们进你们的围栏，去你们的村子观察你们，研究你们。”

皮波尽可能诚实，但与谨慎相比，诚实毕竟是第二位的。“你说你们学到的很少，我们学到的很多。那为什么你能说斯塔克语”和葡萄牙语，可我说不好你们的语言？”

“因为我们更聪明。”鲁特一仰身，屁股一转，背朝皮波，“回你的围栏里去。”

皮波马上站起身来。不远处，利波正和三个坡奇尼奥待在一起，看他们如何将干枯的梅尔多纳藤捶成盖屋顶的茅草。他看见皮波的举动，马上来到父亲身边，准备离开。皮波领着他走开，两人一句话都没说。人类语言坡奇尼奥说得很流利，所以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谈论今天的发现，有什么话只能进了围栏再说。

回家花了半个小时，一路下着大雨。两人走进围栏大门，爬上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所在的小山。皮波看着门上用斯塔克语写的“外星人类学家”的标志。这就是我的工作，皮波想，至少别的人类世界是这么称呼的，外星人类学家。当地人不这么说，这个词用葡萄牙语发音便当得多，Zenador，当地人都这么说，即使说斯塔克语时也用这个词儿，而不是外星人类学家。语言就这样改变了。要不是可以即时联通各个人类世界的安赛波，人类不可能长久保持一种通用语。星际间航船来往太少，耗时又太长。没有安赛波的话，一个世纪里，斯塔克语就会分化为上万种方言。如果让电脑模拟一下卢西塔尼亚星球可能发生的语言变迁过程倒是挺有意思，看斯塔克语会不会逐渐变化，将葡萄牙语包容进去——或是相反，葡萄牙语包容了斯塔克语。

“爸爸。”利波说。

皮波这才发现自己站在工作站十米外的地方发呆。走神了。我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想的问题却跟专业没什么关系。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专业规定了太多条条框框，重重束缚之下，我不







可能得到任何发现，了解任何东西。外星人类学这门学问比教会还要神秘。

用掌纹打开门锁，皮波走进工作站，他知道这个晚上将如何度过。两人会在电脑终端前花几个小时，记录今天与猪仔交流时自己做了什么。皮波会阅读利波所做的笔记，利波则读皮波的笔记。完成之后皮波再写一份报告，此后由电脑汇编两人的笔记，通过安赛波即时发送给其他人类世界的外星人类学家。数以百计的人类世界上，上千名科学家将自己的学术生命用于研究我们所了解的惟一个外星人种族。除了通过卫星发现的一点点情况之外，这些同事们所能依赖的只有利波和我发给他们的材料。最少接触，真是一点不假啊。

可皮波一走进工作站，立即发现让人身心愉快的晚间工作泡汤了。身穿修女长袍的学校校长堂娜·克里斯蒂正在屋里等他。是他哪个岁数更小的孩子在学校里惹麻烦了？

“不，不。”堂娜道，“你的其他孩子们都很好，除了这一位。我觉得利波年龄太小，不应该离开学校到这里工作，哪怕是当你的学徒。”

利法一声不吭。很聪明，皮波心想。堂娜·克里斯蒂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子，很可爱，甚至十分漂亮。但她是个修会教友，首先是个教友，属于 Filhosda Mentede Cristo，基督圣灵之子修会。克里斯蒂对无知愚行发起火来样子可一点都不迷人，正因为这种蔑视的怒火，不少聪明人才少做了许多蠢事。别做声，利波，否则别想有好果子吃。

“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你自己的孩子。”堂娜·克里斯蒂说，“我是为娜温妮阿来的。”

用不着校长说出姓名全称，每个人都知道娜温妮阿是谁。可怕的德斯科拉达瘟疫过去才八年。这场瘟疫险些将刚刚开始起步的殖民地彻底消灭，找到治疗方法的就是娜温妮阿的父母加斯托



## 死者代言人

和西达，本地的外星生物学家。不幸的是，病因和药物发现得太晚，没来得及拯救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两人的葬礼是最后一场为疫病死者举行的葬礼。

皮波记得很清楚，那场由佩雷格里诺主教亲自主持的葬礼弥撒上，小女孩娜温妮阿拉着市长波斯基娜的手。不——是市长拉着小女孩的手。当时的情景又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当时的感受也随之浮现。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会怎么想？他记得当时自己问自己。这是她双亲的葬礼，一家人只剩她一个人活下来，可四周的人、整个殖民地的人却是那么欢欣鼓舞。我们的欢乐是对她父母最好的赞美，可她是那么幼小，这一切她能理解吗？他们奋斗了，成功了，在死前日渐衰弱的日子里发现了拯救我们的灵药。为了他们给予我们的这份珍贵礼物，我们才聚在这里表达我们的感激和喜悦。但是对你来说，娜温妮阿，你失去了父母，正如此前失去你的兄长一样。五百位死者啊，六个月间，这个小小的殖民地举行了上百次弥撒，每一场葬礼中，人们都沉浸在悲痛、恐惧和绝望之中。现在，在你父母的葬礼上，你和从前的我们一样悲痛绝望——而我们却没有，我们没有你那种痛苦悲伤，占据着我们心灵的只有喜悦，脱离苦海的喜悦。

看着她，极力想像她的感情，可他想起的只有失去自己七岁的女儿玛丽亚的痛苦。死亡的阴风拂过她，使她的身体扭曲变异，到处长出菌状物，血肉肿大或腐坏，一条非腿非臂的新肢从她臀部长出，头上脚上肌肤剥落，露出下面的骨骼。她甜蜜可爱的躯体就在他们眼前渐渐毁坏，意识却始终保持着清醒，清楚地感受着身体遭受的所有痛苦，最后她痛哭流涕，乞求上帝让她死去。皮波想起了这一切，也想起了那场安魂弥撒，她，还有另外五位死者。当时他坐着、跪着、站着，身边是他的妻子和幸存的孩子，他感到教堂里所有人是一条心，他的痛苦也是所有人的痛苦。他失去了自己的长女，痛苦仿佛一条切不断的纽带，把他和



他所处的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就是他的慰藉，是他可以依靠的东西。理应如此，一人的哀悼也是全体的哀悼。

所有这些，小娜温妮阿都没有。可以说，她的痛苦比皮波曾经遭受的更为深重。至少皮波还有一个家，他是个成年人，不是个陡然间丧失了全部生活根本的惊恐万状的小孩子。她的悲痛没有将她与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她远远推离这个社会。这一天，所有人都在欢庆，除了她。这一天，所有人都在赞美她的父母，只有她一个人思念着他们。她只想他们活着，只要他们能活着，哪怕找不到救治其他人的药物也行。

她的孤独是如此强烈，皮波从自己坐的地方都能发现。娜温妮阿飞快地从市长手里抽回手。随着弥撒的进行，她的泪水干了，最后她独自一人默然枯坐，仿佛一个不肯与俘获她的人合作的囚徒。皮波替她难过极了。可他知道，即使自己上前去安慰她，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德斯科拉达瘟疫终于结束了，再也不会夺走乱别的孩子的生命了。这种喜悦她会发现的，于是他想安慰她的努力也就成了对她的嘲弄，会把她更远地推离人群。

弥撒结束后，她怀着痛苦走在大群好心人中间。他们的举止是多么残酷啊，不住地告诉她她的父母必定成为圣人，必定坐在上帝帝边。对一个孩子来说，这算什么安慰？皮波轻声对自己妻子说：“今天的事，她永远也不会原谅咱们。”

“原谅？”康茜科恩不是那种马上就能明白丈夫妻子，“她父母又不是被我们杀害的——”

“可我们今天全都兴高采烈，对吗？为了这个，她永远不会原谅咱们。”

“胡说。她只是一时不明白罢了，她还太小。”

她什么都明白，皮波心想。玛丽亚不是什么都明白吗？她比现在的娜温妮阿还小呢。

岁月流逝，八年过去了。八年间他时时见到她。她和他儿子





利波同龄，利波十三岁前两人在学校里一直同一个班。他听过她在班级里作的读书报告和演讲。她的思维条理分明，见解深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与此同时，她又极其冷漠，与其他人完全不接触。皮波自己的孩子利波也很内向，但总还有几个好朋友，也能赢得老师们的喜爱。可娜温妮阿一个朋友都没有，她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得意时与自己的朋友对视，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喜悦。没有一个老师真心喜欢她，因为她拒绝交流，拒绝作出任何反应。“她的感情彻底麻木了。”一次皮波问起她时，克里斯蒂这么说，“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她的思想。可她发誓说自己好得很，完全不需要改变。”

现在堂娜·克里斯蒂来到工作站，和皮波谈娜温妮阿的事。为什么跟皮波谈？他只能想出一个理由，“难道，娜温妮阿在你学校里这么多年，只有我一个人问起过她？”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克里斯蒂回答，“几年前，关心她的人很多。当时教皇为她父母举行了宣福礼。大家都想知道，身为加斯托和西达的女儿，她可曾发现什么与她父母有关的圣迹。很多人都说他们发现了奇迹，证明加斯托和西达已经成为圣人。”

“他们竟然问她这种问题。”

“关于她父母的圣迹有很多传言，佩雷格里诺主教必须调查清楚。”提起卢西塔尼亚那位年轻的精神领袖，克里斯蒂撇了撇嘴。据说基督圣灵之子修会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十分复杂，上下级层次一直没有理顺。“她的回答可能会有帮助。”

“我明白了。”

“她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如果她的父母当真能够倾听人间的祈祷，在天堂里又有一点儿影响力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回答她的祈祷，从坟墓里复活？她说，只有那种奇迹才真正有意义，这种事从前也有过先例。如果她父母有能力创造奇迹，却不这么做，那只能说明他们并不爱她，不愿意回应她的祈祷。她宁可相



信父母是爱她的，只不过没有能力作出行动。”

“真是天生的雄辩家。”皮波说。

“天生的雄辩家加捣蛋鬼：她告诉主教，如果教皇决定为她父母举行宣福礼，教会等于宣布她父母恨她。卢西塔尼亚请求追封她父母为圣人，表示这个殖民地的人藐视她。如果这种请求居然得到批准，那就是教会卑鄙可耻的明证。佩雷格里诺主教脸都气青了。”

“我知道他还是向教廷提出了请求，追封她父母为圣人。”

“这是为了整个殖民地。再说，圣迹确实存在。”

“谁谁一摸圣坛，头不疼了，于是大喊‘Milagle! ——ossantosmeabensoaram!’”奇迹啊！——圣人赐福于我了！

“对于圣迹，罗马教廷有严格的认证手续，必须有比你说的更加实质性的内容才行。这些你也知道。反正，教皇恩准，同意我们将这个小城命名为米拉格雷（圣迹之城）。我猜，现在大家每一次提起这个名字，娜温妮阿心里那股火就更往上冲一点。”

“我看她心里是一块冰，每次刺激都让她的心更冷一些。谁知道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温度。”

“随便吧。皮波，问起她的人不止你一个，但过问她本人生活、关心她而不是她那得到赐福的父母的，只有你一个人。”

想想都让人难过。除了克里斯蒂以外，没有人关心这个女孩子。这么多年里，只有皮波对她流露出一丝温情。

“她有一个朋友。”利波开口了。

皮波简直忘了儿子也在这儿。利波安安静静一言不发，别人很快就不注意他了。克里斯蒂看来也吃了一惊。“利波，”她说，“我们真是太不谨慎了，当着你的面议论你的同学。”

“我现在是见习外星人类学家了。”利波提醒她，意思是说他不是学校里的孩子了。

“她的朋友是谁？”皮波问道。





## 死者代言人

“马考恩。”

“马科斯·希贝拉。”克里斯蒂解释道，“那个高个子男孩——”

“噢，对了，长得像只卡布拉的那个。”

“他的确很结实。”校长说，“我没发现他们俩要好。”

“有一回惹了祸，大家都怪马考恩。事情的经过她知道，就站出来替他说话。”

“你把她的动机想得太好了，利波。”堂娜道，“她是想整整那帮真正惹了祸又委过于马考恩的孩子。我觉得这种解释更确切一点。”

“可马考恩不这么看。”利波道，“他盯住她看的样子我见过一两次。虽说不过分，但的确透着点儿喜欢。”

“你喜欢她吗？”皮波问道。

利波静了一会儿。皮波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在审视自己，寻找答案。不是想找出他觉得可以取悦大人的答案，也不是寻找激怒大人的回答。一般来说，他这个年龄的孩子不是这种就是那种。但利波不一样，他审视自己的目的是想发现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觉得，”利波说，“我也理解，她不希望别人喜欢她。她觉得自己是个过客，随时可能转身回家去。”

堂娜·克里斯蒂严肃地点点头，“对，说得太对了。她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利波，我们不能像刚才那么不小心了，我只好请你离开我们，让我和你爸爸——”

她话还没说完，利波已经走了。走时一点头，微微一笑，意思是，是的，我理解。儿子动作生硬迅速，皮波一看就知道，大人让他出去他很生气。这小子有种天分，能让大人们在和他作比较时，隐隐约约觉得不成熟的反倒是大人。

“皮波。”校长道，“她想接替父母成为外星生物学家，要求



提前测试。”

皮波扬起眉毛。

“她说她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研究这个领域，说自己已经可以着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不需要经过学徒期的实习。”

“她才十三岁呀，对不对？”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先例。提前参加测试的人很多，还有一个年龄比她还小。当然，那是两千年前的事了，关键是，这种事是可以允许的。不用说，佩雷格里诺主教反对，但波斯基娜市长指出，卢西塔尼亚殖民地亟需外星生物学家——愿上帝保佑她务实的心灵。我们迫切需要开发出一大批新的食用植物，更适应卢西塔尼亚的土壤，产量更高，也可以改善我们的饮食。用市长的话说，‘我们需要外星生物学家，哪怕是个婴儿，只要能干好工作就行。’”

“你要我测试她？”

“恳请你同意。”

“我很愿意。”

“我告诉过他们，说你会答应的。”

“我要向你坦白，我还有其他动机。”

“哦？”

“我本来应该多照看照看那孩子。希望现在还不算太晚。”

克里斯蒂笑了一声，“唉，皮波，你愿意尝试我当然高兴。但请相信我，我亲爱的朋友，接触她的心灵就像在冰水里洗澡一样。”

“我想像得出。我相信对接触她的人来说，确实像在冰水里洗澡。但她会有什么感受？冷到她那种程度，别人的接触肯定会让她觉得热得像火。”

“你可真是诗人。”克里斯蒂道，语气里没有嘲讽的意思，她的确是这么想的。“猪仔们知不知道，我们派出了自己最能言



## 死者代言人

善辩的人作为跟他们交流的大使？”

“我尽我所能告诉了他们，但他们很怀疑。”

“我让她明天到你这儿来。提醒你，测验时她的态度肯定非常冷淡，测试之前想交流的话她肯定会拒绝的。”

皮波笑道：“我担心的只是测验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没通过，对她的影响可就太恶劣了。可真要通过了，我的麻烦就开始了。”

“为什么？”

“利波肯定会逼着我不放，也要求提前测验，成为正式的外星人类学家。他要是通过的话，我就无事可干了。只能回家蜷着，等死。”

“真是个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傻瓜，皮波。米拉格雷真要有谁能把自己十三岁的孩子当作同事看待，那就是你。”

校长走了，皮波和利波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记录日间与坡奇尼奥的接触经过。皮波想着利波的工作、他的思考方式、他的见识和他的工作态度，把这些与来卢西塔尼亚殖民地前他见过的研究生作比较。利波也许还小，还有许多理论和知识需要学习，但从他的方法上看，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心。晚间工作结束后，两人一块儿步行回家，头上是卢西塔尼亚那颗很大的月亮，投下闪闪烁烁的清光。皮波决定，从今以后，要把利波当成一个真正的同事对待，无论他参没参加测试。其实真正重要的东西，测试是测不出来的。

还有，不管她高不高兴，皮波决心看看娜温妮阿具不具备真正的科学家所必需的那种无法测试的素质。如果她不具备，死记硬背的知识再多，皮波也不会让她过关。

皮波没打算让她舒服。娜温妮阿也知道大人们不打算听她的回答时会说什么。或者凶巴巴的，或者甜言蜜语：没问题，你当然可以参加考试，但没必要这么着急呀，我们还是慢慢来，到时





候我担保你一次就能过关。

娜温妮阿不想等，娜温妮阿已经准备好了。

“你的测试题随便多难都行。”她说。

他脸上冷冰冰的，他们都是一个德性。行啊，冷冰冰就冷冰冰，怕他们不成？她可以冰死他们。“我没打算在测试题上难为你。”他说。

“我只要求一件事：列出题目，我好尽快做完。我不想一天天拖下去。”

他若有所思，顿了顿，“你可真心急啊。”

“我准备好了。根据星际法令，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参加测试。参不参加考试只取决于我和星际议会，没有哪条规定说外星人类学家可以不遵守星际考核委员会的指令。”

“看得出来，你没认真研究过那些法律文书。”

“十六岁之前参加考试，我只需要获得我的法定监护人的同意。我没有法定监护人。”

“正好相反。”皮波说，“从你父母死亡那天起，波斯基娜就成了你的法定监护人。”

“她同意我参加测试。”

“还得经过我的同意。”

娜温妮阿看到了对方严峻的眼神。她不认识皮波，但以为这种眼神跟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想让她服从，想管住她，阻止她实现自己的理想，破坏她的独立，想让她俯首听命。

一瞬间，冷漠如冰化为怒火炽热。“你懂什么外星生物学！你只知道走出围栏，跟猪仔们说说话。你连基因的基本原理都不懂。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卢西塔尼亚需要外星生物学家，他们缺少外星生物学家已经八年了。你还想让他们等得更久，为什么？只因为你想自己管事！”

出乎她的意料，对方一点也没有慌了手脚。既不退让，也没